

随笔

地黄帖

王祥夫 文/绘



我对毛地黄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,因为毛地黄是我最早认识的植物,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护城河的边上,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城乡接合部的那么个位置。

小的时候,因为弟弟生病,家里人几乎都顾不上我这个比弟弟刚刚大出两岁的老三,所以我才得以整天能够在外边“野”,用母亲的话说就是:“又野哪儿去了?”母亲会这么问我。

小时候——我说的这个小时候大概是在我四五岁之间,我能记着的事就是从院子里出来往西边一直走,最终穿过那条白晃晃刺眼的马路,然后就站在了公园的花砖墙之外了,翻过那道砖砌的花墙里边就是公园,公园的花砖墙下种满了玫瑰花,开花可真是香。今年八月我去云南,执意要拉上周华诚去看看云南用来做鲜花饼的玫瑰,结果发现那边的玫瑰没我们这边的香,颜色也没我们这边的紫,像是有点偏红,而在我的印象中玫瑰应该是紫颜色的才对,我住的那个小区现在就种了不少紫玫瑰,玫瑰花开的时候,我在窗里朝下看,总是能看到不少的人在下边偷偷地摘花,玫瑰花可以用来做玫瑰卤,过端午吃的那个凉糕就离不开这个玫瑰卤,那可真是又香又甜。

前几年,踢足球的小说家陈鹏拉我们去昆明的“雪山书院”,会间我一个人从那个院子里出来,顺着那条街往北边走,过了那个小石桥——那小石桥可真是小,一米多宽两米多长,桥那边有好几个店都在卖刚出炉的鲜花饼,我是被那香气吸

引过来的,一个人,买了一盒鲜花饼,站在那里不挪地方一口气全吃完了,撑到晚饭都没吃。昆明的玫瑰鲜花饼可真是香,是天下第一,没有第二。

再说毛地黄,我是在院子东边的护城河里最早认识它的,那毛茸茸的喇叭状小紫花可太好看了,毛地黄不但叶子是毛茸茸的,花也是毛茸茸的,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?我也没想起过要问一问家大人,但年年春夏之际我总是最先看到毛地黄,看到它的喇叭状小紫花。直到后来大了,得到了一本插图本的《本草》,才知道它就是毛地黄。我对白石老人有个意见,他怎么就不画毛地黄?毛地黄好像是宋画里边有,宋画是花鸟和山水的高峰期,你可以在宋画里边看到各种的花和昆虫,宋人是有情趣的,他们的心情可真是静,蝴蝶啊蚂蚱啊螳螂啊蜻蜓啊,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有。他们整天在那里画画儿,才不管其他事,所以那些蝴蝶蚂蚱到现在还都活在他们的画里。宋画里有蜀葵、知风草、海棠花、菊花、梅花、牡丹、石榴、莲蓬、枇杷、牵牛花、葡萄、木芙蓉,还有老大的长白菜和一点黑的白色蚕豆花。我翻看宋画,心里就有个期待,我听见自己说,会不会有毛地黄?会不会有毛地黄?

我忽然听见我自己“呀”了一声。

直到现在,我还想查查有没有宋人没画过的花草?我认为宋代可真合适我这个人,只是我们无论谁都没那个本事,让自己回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时空里边去。

心语

树的另一端

鲍尔吉·原野



晨曦 绘

琴、乡下的门窗、板凳、寺庙里的木鱼,这些东西的前身是同一类东西——树。

它生长的时候,人们叫它树。树离开大地之后,叫作木头,叫黄花梨木大床,叫紫檀木棋盘,叫炒菜马勺的把。木头当年在树们的岁月里,身上长满绿叶,沾着露水,是鸟儿的家。当白箭的急雨斜穿而过时,树像顶着雨赶路。雨在树的脚下劈啪打出水花,树身像雨衣一样反光。树木奔跑,直到眼前出现一片野花。

树叶让树丰满,如同大鸟。树在树林里度过

我想有一座牧羊人的白石头屋子。

我喜欢有文化情味的石头,并且还设想着自己未来的书斋起个雅号,就叫“石头屋子”。这个名字来自上世纪80年代诗人潞潞参加《诗刊》青春诗会时写的一首诗:《石头屋子》。

潞潞和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同学,他将手稿提交给《诗刊》之前,让我帮他设计个封皮,那时还没有电脑,我就手绘了一页纸。现在想来,也就是美术字加装饰。但那首《石头屋子》,却因此刻在了脑子里——

我想有一座/牧羊人的/白石头屋子
离村庄远远的/离玉米田远远的/盖在/光秃秃的原野

石头光滑/有无数数不清的纹理/我看着它们/在太阳下烤热/慢慢地斑驳

下雪的时候/站在屋子外面/听雪花落在石头上/沙沙的声响/直到我的双脚冻僵

如果起风了/我的屋子/会微微颤动/石头与石头/小心地摩擦/但是不必担心它会倒塌……

那时,我们都还不到三十岁,我很奇怪潞潞的脑袋,怎么能生发如此多的想象。放到今天,诗象依然缜密而童话般美妙。他让石头在我脑中,有了情味。

了一生最幸福的时光。

小时候,我家东面有一处锯木厂,每一天都传来电锯声,包括木头锯透后电锯发出的袅袅余音。我从三四岁就听到这种尖锐的声音,七八岁时,同家属院的小孩一起参观这个厂。锯出白茬的方形木料堆有三层楼高,让你产生幻觉,好像你变成一只蚂蚁仰视火柴盒里的火柴棍。院子里全是松脂的香气,松树的红色鳞片堆满地面。

现在想,我老家一个小锯木厂里,半米宽、半米高、十几米长的松木方料竟堆积如山,这么粗的松树得长五百到一千年,这是何等富有啊!我长大再没见过这么粗的松木。五六个工人把松木的一头抬上操作台,工人用肚子顶着松木推向电锯,“嗞——”,电锯怪声怪气地叫嚣,松脂香气愈发浓重。我觉得锯木的工人见到所有的树都想用肚子和肩膀顶向电锯,把浑圆的树变成白茬、有纹理的方料。离一垛垛的方料不远,是一条铁道线,木头从兹前往各地。

树不知道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变成门。这一部分树变成门之后,成了一个家最重要的成员,它叫门,古语称之为户,替这家遮风挡雨。这家人每天用手摸到门,开门关门。门远离森林已经很久,绿叶和露水永不再来。门上有锁,安玻璃,没人再记得它曾是一棵树,是树身上的一部分。门上年轮的花纹被漆覆盖,花纹在漆的黑暗里回忆森林的绿荫。

有的树变成琴,只用一小块木料,制成琴杆和共鸣箱。琴是树最为文艺的出路,发表乐音并倾听乐音。在音阶的五个全音和两个半音的无穷组合中,琴身的木头听遍了人间苦乐。旋律使它们迷了路,忘记了森林的一切。不同的树让琴声明亮、幽怨、沉思、多情。用放大镜看木板,是无限穹庐,像蜂窝一样,藏着无数小共鸣箱。

木鱼是寺庙的法器。鱼日夜睁着眼睛,僧人以木雕鱼作成响板,取警醒之意,戒怠倦。木鱼的声音幽远、玲珑,是另一种梆子。树成了鱼之后,以声音在寺院的静水里游来游去。

回味

白石头屋子

孙煜焜 文图



什么样的石头有文化情味?因此,当砚台进入我的视线,有种无法抵御的偏执,让我一发而不可收。若干年来,无论新老,竟有百十方上手。什么火铉青花烟紫晕,茭白鱼冻水波纹,门儿清。自知这种只进不出的嗜好,终会成为负担。因此,自打异域美术寻访成为我更为走心的“项目”之后,才把砚台淘买嗜好放下。谁知,兴趣是随身携带的“病菌”,疫情又将它抛了回来,网络微拍,砚台直销,随便一眼,便不能控制自己。网上拍卖即是“赌博”,想着以往一块老坑砚石,几千上万元不止,可微拍,几十、几百便唾手可得,欲罢不能……

每每歌手,“我想有一座/牧羊人的/白石头屋子”的渴望,便油然而生。

市井

登高

张朝曦 文/绘

重阳登高这个习惯我至少有20年了。退休前,每到这一天,有条件就奔周边大山最高处,没时间就到单位十一层调度室,依窗远眺一番。

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很早就知道这首诗,年过半百才当回事儿,不是聊发诗情,是宁愿相信九九登高除病一说,至于插茱萸却是没有过,到现在也不知茱萸是个什么样子花草。退休后,重阳节登高望远就改为驱车自驾游了,可以走得再远一点。

今年重阳节前大病初愈,又突患牙疾,以为登高要泡汤,做了退求其次的打算,到单元六楼电梯连廊茶座,居高临下,看看就算了。幸好当天病症退尽,精神甚好,可以出行。突然想起,去文瀛公园石山琉璃塔前,登高观赏湖景岂不也好?我拾级而上,山顶处看到琉璃塔,浓荫遮蔽,换了几个角度,才可拍摄塔的全貌。

有诗情的人说过文瀛公园琉璃塔是“瀛海揽翠”,于我,是今年重阳登高的好去处。

